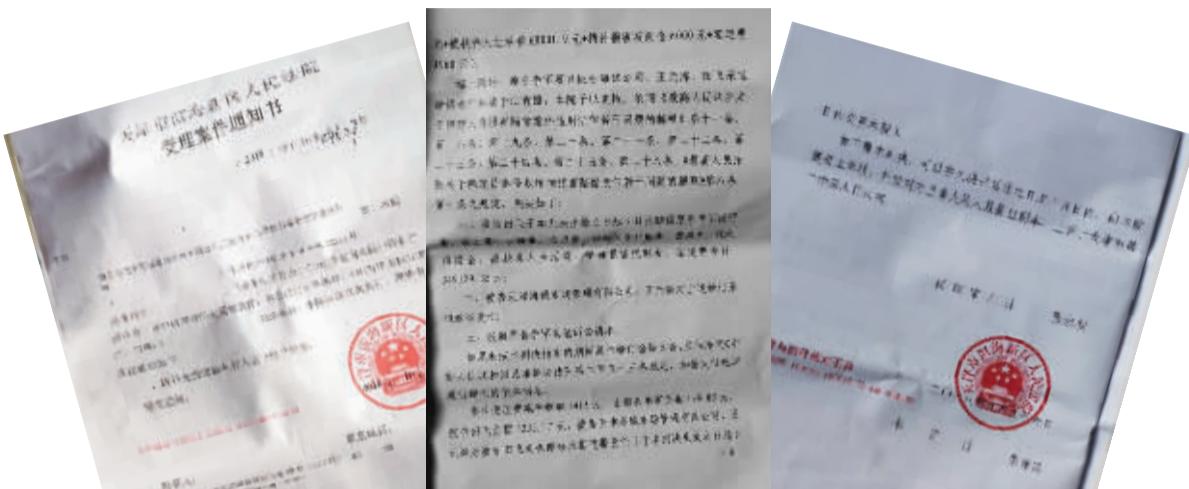




信阳男子天津打临工 装彩钢板作业中摔下致十级伤残

# 判决两年了,他何时能拿到赔偿



2020年6月,河南信阳的李军期盼了近两年的赔偿仍然没有消息——2017年12月24日,李军在天津海城装饰建材城为屋顶加装彩钢板时,摔下屋顶,致左盆骨粉碎性骨折,司法鉴定为十级残疾。2018年10月,法院下发民事判决书,划定被告三方的责任承担。转眼过去近两年,他说还没拿到这笔赔偿。

□东方今报·猛犸新闻记者 赵丹 实习生 郭佳馨/文 受访者供图

## 两年前打工摔下致残 至今还没拿到赔偿

李军向记者反映,2015年他到天津打工,起初和妻子一起卖早点,后来生意赔了,就转做一些临时工的工作。2017年年底,他在劳务市场找到一份加装彩钢板的活,而从屋顶摔下的那天,就是他受雇的第一天。出院后,李军将天津海城市场管理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海城公司)和包工头告上了法庭。他称:“当时海城公司把那些活交给王元海这个包工头,他又找到田飞,田飞相当于‘二包头’。”

李军提供的判决书显示,2018年9月16日,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下达的民事判决书,认

定事实如下:海城公司系海城装饰建材城的管理企业,王荣欣系企业法定代表人,其将海城装饰城屋顶装修工程发包给被告王元海,王元海又将其承包的工程转包给被告田飞。2017年,被告田飞雇佣原告李军为海城装饰城加装彩钢板,在作业过程中摔下屋顶。

法院判定田飞与李军形成雇佣关系,田飞应当承担赔偿责任,而海城公司、王元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田飞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赔偿李军医疗费、误工费、护理费等合计349129.35元,天津海城市场管理有限公司、王元海对

上述给付承担连带责任。

不过,据李军称,被告三方均以没钱为理由拒绝支付赔偿款。同年10月26日,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向被告三方提出强制执行,被告三方则被列入失信名单,限制高消费。

去年5月,李军了解到海城公司在一起诉讼案件中获得两处房产,便向法院申请希望海城公司用变卖房产所得的金钱进行赔偿。法院与双方进行调解,签下字据。“但这房子直到现在还在网上挂着,没卖出去,也没有钱,我到现在没有得到任何赔偿。”李军无奈道。

## 被告三方

有的说拿不出钱有的推诿

李军自称今年43岁,家有两个儿子,大的在上高一,小的小学四年级。从正常的健全人到司法鉴定的十级残疾,不仅带来病痛,也带来经济压力和家庭矛盾。住院期间,李军一家东拼西凑,欠下8万5千多块钱外债。最终妻子选择前往浙江打工,而李军67岁的父亲则重新下田干活,照顾儿子。李军说:“我看重和正常人一样,就是不能干体力活儿。天阴下雨的时候疼,走路最多走两公里,就明显感觉疼,不能再动了。因为这事也导致家庭矛盾不断。”

6月11日,记者分别联系了被告三方。在致电田飞询问时,他表示自己不是包工头,“只是叫上几个人一起给王元海打工。我也没文化,不知道当时可以上诉,现在后悔也没用了。”而王元海则表示,自己和田飞存在外包工程的口头协议。当记者问到赔偿款问题的时候,王元海说,“田飞和我确实经济比较困难,拿不出钱,这都可以调查的,甲方是不想付钱,至于他到底有没有支付能力,我也不清楚。”

随后,记者联系了海城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荣欣,对方得知是记者,只说了一句“去找王元海”,便挂断了电话。第二次拨打时,对方以“听不到”为由再次挂断。之后再拨打,其电话就已经开通了转接功能。

截至记者发稿前,李军称,目前不仅没有还上住院时欠的钱,还因为打官司老往天津跑,又欠了不少外债,“我也干不了活,没钱,都是同乡人接济的”。同村人知道他生活困难,也没有讨要,但李军心里一直过意不去,“就是想把钱要回来,赶紧还上”。

# 行道树砸伤爱车只能起诉索赔?

焦作园林局:可协商解决 双方已就赔偿达成一致



车子停泊在小区路边被行道树砸伤,只能起诉打官司索赔?近日,焦作市民刘先生向东方今报·猛犸新闻记者打来电话称,他的车子被行道树砸中后,车子前挡风玻璃被砸坏,他当即报了警并给焦作市园林局反映情况,可该局工作人员来到现场后,只是将风刮倒的行道树清理走,至于刘先生爱车的赔偿,对方则建议刘先生走法律程序。

“一点小事儿非让去法院打官司才能解决,不打官司就不能解决吗?”刘先生非常无奈。

□东方今报·猛犸新闻记者 李国营 杨继盈/文 受访者供图

## 【事件】行道树砸伤爱车,园林局建议起诉索赔

据刘先生介绍称,5月11日晚,焦作市区突然刮起大风。第二天一早他去开车时,竟见爱车被路边倒下的一棵行道树砸伤,导致其车车身有少量刮痕,车子前挡风玻璃被砸坏。

“当时被砸中的一共有三辆车,两边的两辆只有少量刮痕,不严重,人家都直接开走了,就我的车严重,整棵树的树枝都压在我的车上。”刘先生说,他

## 【结果】养护单位已与车主协商,赔偿问题已解决

为何园林局的张路新前后说法不一?行道树砸伤车辆,想要索赔,只能到法院起诉吗?

6月2日,东方今报·猛犸新闻记者电话联系了该局绿化队生产科张路新,张路新告诉记者称,并非他前后说法不一,是因之前该树所在片区归其管理,后来重新划分后,已经不归他管理了,所以出事后,他无权进行处理。其次,作为正规单位,像这类事故的赔偿资金都需要申请专项资金,赔偿标准也无法界定,所以才让刘先生到法院起诉,他们会以法院判决为依据对刘先生进行

当时报了警并给园林局打了电话,后来园林局绿化队生产科的张路新带人来到现场,把刮倒的枯树给清理走了,“当时说要给我的车进行包赔。结果,等了两周左右,对方又称不能包赔了,让我要么走保险,要么到法院起诉他们”。

听到这个结果,刘先生也不淡定了:“换个挡风玻璃也就一千左右,为这钱让百姓去打官司?”

## 赔偿

“如果能找到养护单位,也可以协商解决。”张路新表示。

随后,记者来到焦作市园林局了解情况,该局生产科一位杨姓工作人员表示,确实不是仅有到法院起诉索赔这一条途径。他们将尽快查清该片区的管理单位,由管理单位出面和刘先生进行协商解决。

6月10日,刘先生向记者反馈称,涉事树的养护单位已经和他进行了联系,双方就车辆赔偿问题已经达成一致意见。